

李虹伟 著

老沈阳人的述说



沈阳出版社

记者应当是学者

傅贵余

经过一年多的策划、筹备与组稿，《记者的眼睛》丛书就要由沈阳出版社付梓出版了，可喜可贺。作为主编，有必要写几句话。

近年来，特别是1994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以来，我市新闻工作者在中央和省、市委的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江泽民视察解放军报及人民日报讲话精神，“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坚持新闻宣传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努力工作，奋发进取，在新闻研究、新闻宣传、繁荣创作方面取得了新的成绩和进步，一批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优秀新闻人才脱颖而出。这套丛书选编的老、中、青年编采人员的十几部著述，涵盖了全市报纸、广播、电视三个方面，从几个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沈阳新闻界的业务研究、新闻报道和作品创作水平，读后，令人耳目一新。

成绩面前，还应该看到，我们新闻业务建设上还有许多薄弱环节，新闻宣传的质量还有待提高，佳作精品还很少，还需要大家在这方面下功夫。

记者应当是学者，要有渊博的知识和过硬的本领。《记者的眼睛》丛书的出版显然带了个好头。全市新闻界同仁要以此为契机，在我们队伍当中大兴学习之风、业务研究之风，按

照江总书记的要求，切实打好理论路线根底、政策法律纪律根底、群众观点根底、知识根底和新闻业务根底，发扬爱岗敬业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艰苦奋斗的作风、清正廉洁的作风、严谨细致的作风和勇于创新的作风。要进一步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邓小平理论。当前特别要下功夫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以及十五大在一些理论问题上的新贡献。只有深刻领会邓小平理论和十五大精神，才能更自觉地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看待人民群众的新探索，才能更敏锐地发现改革的新事物，才能更加热情地讴歌人民群众的新创造，才能不断地推出精品，使我市新闻界，尽快涌现一批坚持正确方向、深入反映生活、受到群众喜爱的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名主持人，完成好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新闻宣传任务，无愧于“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美誉。

（作者系沈阳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沈阳日报总编辑）

目 录

总序：记者应当是学者.....	傅贵余
一、作品部分	
1. 老沈阳人的叙说.....	(1)
2. 话说围墙.....	(5)
3. 大杂院里的面人汤.....	(9)
4. 电视与社会	(12)
5. 走进光与影的世界	(20)
6. 崎岖的光明路	(26)
7. 秧歌节之最	(31)
8. 蒲河行	(36)
9. 中国沈阳	(68)
10. 棱画工艺师邴荣凯.....	(74)
11. 走向个性之路 ——沈阳城市改革纪实	(79)
12. 沈阳在改革中前进.....	(89)
13. 一个教师和残疾青年的故事	(106)
14. 广告意识与现代人	(112)
15. 改革系列报道 ——心理承受问题的思考.....	(119)

二、论文部分

1. 电视新闻的深度报道浅谈	(130)
2. 图象同样能给人们理性的思考	(135)
3. 电视对话与传播影响	(140)
4. “批评报道”质疑	(148)
5. 不似雕琢,更重雕琢	(153)
后记	(158)

老沈阳人的叙说

(老式木门开门声)

(收音机里传出的评书声)

唉，也不知什么毛病，这一大早起来，就非得在这小胡同里，溜达溜达，不然，就跟丢了魂似的。

其实嘛，我心里也明白，指不定哪一天，这儿一动迁，又是一片高楼，那时候，小胡同就成了珍奇喽，想溜达，也找不到了！想到这，又有点可惜这小胡同，舍不得，人老喽，这么个怪毛病。

不过也是，真要是象金银库胡同、铁岭道胡同、风雨坛，这些个老老年儿的名统统没个踪影，你说让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到一起儿能唠点什么，嗯？

话是这么讲，可说实在的，我心里也常嘀咕着，什么时候能动迁早点住上大楼。早先哪，咱可不敢想，那是没影的事，城里^①这地界人挨人，户挨户，楼房还能盖到这儿来？

就说咱们这地方吧，过去是宗仁府，郑亲王府，皇亲国戚的重地啊！从那老罕王努尔哈赤到现在，三百多年啦，这些个

① 中街一带老沈阳人称为“城里”现在仍有不少这样称谓。

门洞，这些个院墙，虽没了当年的威风劲，可不也还是挺了那么多年，年复一年的看着青砖掉了层，墙草死了又长，百年的光景楞看不出有大变化。

如今可不，这大楼盖得让咱看着眼馋，心慌啊！不一定在哪眨眼的功夫就冒出一大片来。

就说那回回营吧，听上辈子人讲，那回回营，是在乾隆到嘉庆皇帝年间，从城里搬来几个姓铁的回民以后，发展起来的，到现在也有二、三百年了吧？那回回营里最好的建筑就是清真寺了，还真是富丽堂皇，可这回回营胡同可别提有多寒酸喽，三千多户，上万口子人挤在那一小片地方里，那可真称得上是鸡犬之声相闻哪。

回回营，成了一个什么代名词？啊？嘴，别提了！

可现在，只半年没打那走，上个月我一来，我是愣了半天没缓过气来——回回营，不见了！听说，动迁报告那天，那才叫热闹哪，原来通知一家来一个人，可不少人家是老老少少全家出席，大喜事啊，咱回民兄弟是个热肠子民族，把个文化宫挤得满满登登的，市民委主任的报告，六次被打断，大伙儿，把手巴掌都拍红了，当年动迁，一年就能住上新房，搁谁谁不高兴啊，更叫回民兄弟高兴的是，新的小区保留了伊斯兰建筑风格，据说这在全国也是蝎子巴巴独一份呀，用句年轻人的话吧，回回营这名字该留在记忆里喽，不过，你要是想吃爆肚什么的，尽管还来，这儿建成后有回民风味一条街，保你大饱口

福。

说来可笑，在沈阳住了一辈子。现在，还真不认识沈阳了。那报上讲的明白，沈阳解放四十多年来，老百姓的住房建设，国家花了 60 多亿元，好家伙，新建住宅面积三千万平方米。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现在到处能看到这阵势，这就是说，又一个小区开工了，近十年来，两万平方米以上的小区，全市共开发了 120 多个，最让咱老百姓高兴的是，这两年来，政府专挑那棚户地区进行改造，你说，这沈阳这能有个不变么！嗯？

再说这东顺城吧，那地方我可熟，过去是皇城根。再早，那是护城河，康熙老头那阵，水没了。后来添了土，建了房，当时啊，那一片叫东门脸，旧社会呀，这就是城外，沿着城墙，一溜排开的是：闯关东的逃荒人，拉洋车的脚夫，捡破烂的，卖黄土的，收拾炉子，修理炕的，磨剪子抡菜刀的……嘿，多了，成了沈阳有名的一片破烂市，他们这儿能盖上楼房，做梦去吧！可现在，除了有意保留的那堆土墙在，别的，全变了，全部住上漂亮的新楼喽，真美呀，东顺城，这辈子人是没人知道它过去的模样喽。

嘿，今天我高兴，再多说说，从民国起，日本人就看中了咱们沈阳这块地盘，1916 年日本人就在铁西开设了制糖株式会社。从此，日本侵略者加紧了经济上的掠夺，1934 年日本侵

略者在今天设大路以南，为抓来的咱们的贫苦兄弟们建了劳工房，随着日本工厂的增多，劳工房也越来越多，解放以后，咱们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造，可大伙都知道那时的条件，所以这里的环境仍然没有得到彻底改善，现在仍有三千多户一万二千人挤在这六万平方米的地方里，百分之十是破漏房最窄的小巷，仅能通过一辆自行车，在这盖楼房，光动迁户就占去了百分之八十。

就是这样，国家也下了决心，1986年8月开始，到1987年的九月，不到一年半时间里，小区完成了！三千个劳工房房主喜迁新居，紧接着又进行了二期工程，有半个世纪历史的劳工房消失了。

唉，眼看着这一片小区，高楼，可叫我这老沈阳开了眼界了，以前，我常常出去走走，可眼下，小区多了，我也走不过来，好在有了电视、报纸，可以从那上面看到，一看到这消息，心里真是高兴。有时候，我还和小孙子一起比赛数楼层哪！

四十年了，城市变了，人也老喽，怎么样，这回，你们能理解我了吧，用我儿子的话说，叫“在对新生活的渴望中保留着一片浓浓的怀旧情感”，唉，整不明白，反正，这小胡同是没几天溜达了，拜拜吧，咱们大楼上见。

此片为纪念沈阳解放四十周年而作

《老沈阳人的叙述》获一九八九年度辽宁省优秀电视专题片评选一等奖。

一九九〇年全国优秀电视专题节目评选三等奖

话说围墙

我敢说，中国人一生都处在墙的包围之中。

在我们周围，看到最多的建筑物便是围墙了。只要你一出门，便会看到高高矮矮，颜色不同的墙，这么说吧，我们中的不少人就是出了自家的墙门，沿着街上的墙，来到工作单位的墙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反正每天你得出入形形色色的墙内外，工厂有围墙，公园有围墙，学校有，机关有，住户有，所以有人干脆说，我们是个围墙社会。

有人概算了一下，我国工厂，机关，学校的围墙长度大约在 100 万公里，净占地面积 220 万平方公里左右，若考虑墙两边的死角面积，则数字更大。

说起这围墙来，历史悠久，我们先人似乎是很看重围墙的。古时，人们以墙划定自己的地域，做为自己势力的象征。我们国土上的墙和我们历史一样悠久。保留至今的还有伟大的墙——长城，据说是从月球上能看到的唯一的人类工程，堪称奇迹。

中国为什么这么看重围墙呢？中国自“文明”以来，或者说刚知道有铜器可以用来装酒以后，写上就知道了青铜器还

可以杀人，于是中国历史上充满了连年的战乱，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以筑墙叠壁来保护自己，大概出自这样的心理要求，人们建了围墙，即可抵御外敌侵入，又可防止内乱叛逃。一个稳固的子社会即完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心理要求似乎成了我们民族主要的一个文化特点，甚至深深的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格之中，对墙有着某种依赖之情。

其实，一道墙能不能抵御外乱与内乱，只有天才晓得。在鸦片战争外国人的炮声中，那庄严屹立了成百上千年的故国城墙，忽然显得那么单薄，不堪出击。

当然，墙也有它轻松的一面。在不少文人墨客的诗词中就常出现过墙的身影：

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红酥手，黄縢酒，满园春色宾官墙柳。……

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人们墙的另一种用途——美化功能的呼唤。

时至今日，墙的意识仍然顽强地存在人们头脑之中，一个建筑落成后，总要用点什么东西把它围起来，不这样，就好象觉得工程没有完工似的。

看着现代化大厦下面低矮的围墙，让人觉得有点可怜。

历史的墙，现时的墙，材料可能不同，样式可能变化，然而它们的功能大致一样，求安稳，求封闭。其实，在动乱的社会里，人们即使建筑的墙再高也睡不了真正的安稳觉。历史告诉我们，围墙带给人们的是自由的丧失，是落后挨打。如果说有形的墙还可以拆除的话，那么更可怕的无形墙，它们存在更广泛，寿命更长。在八十年代，保守思想、旧的体制、陈腐观念，这些无形的墙束缚了人们的手脚。墙内小天地永远不变的空气窒息了人们的呼吸，而一墙之隔的无限的蓝天他们却永远欣赏不到。人的思想，思维在围墙内急剧退化。

可喜的是，改革开始冲垮那些无形的墙了，人们看到了一个新鲜的天地。你看，打破了因循守旧的围墙，就出现了思想解放，勇于创新的活泼局面，打破了旧人事制度的围墙，就立刻出现人才辈出的阵势。每拆一堵墙，都会射进一道阳光，都会收到相应的效果。当然很可能又有新的墙立起来。

以经济角度看，围墙的弊病也很多，它耗费资财，妨碍交通，遮挡视线，影响情绪，更重要的是严重阻碍人们交往，物资流通。

当然，墙也不是一概而拆的，有的墙是文物，留着供人们浏览，倒是个好去处，但是那些没有必要的围墙，尤其是那些无形的墙，是一定要拆除的，含糊不得。

据说，我们有个城市已经开始在拆墙了，这个市明文规

定，宾馆，学校等修建的各种围墙一律拆除。

另据报载，在北戴河、农民、渔民修建的住宅拔地而起，新房具有现代化的色彩自不必说，引人注意的是，与传统的农家院相比，少了一样东西，就是自家的围墙，这不能不令人欣慰。

围墙最终将成为历史的陈迹，留在人们记忆里，但愿越来越好。

1988年沈阳电视台播出

1989年中央电视台播出

本文被载入《辽宁青年记者作品选》

大杂院里的“面人汤”

在高楼林立的沈阳城找这样的大杂院。可费了我不少时间，瞧这小胡同，弯弯曲曲，绵延窄小，凭空的添了几分神秘感。

望着这斑纹的墙，陈旧的屋，我想起了那商业中心，几星宾馆，不都是在这一片片灰色的基础上崛起的吗？想到这眼前的一切将会消失，我倒产生了一种失落感。

嗨，咱们闲话少提，言归正传，这就到了咱们主人公的家了。

这位老人叫汤麟玉，在这一带老爷子默默生活了二、三十年，除了周围的几家邻居，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了解他。然而在北京，提起“面人汤”那可是赫赫有名，汤麟玉就是面人汤的后代。汤麟玉的伯父汤子博，与天津“泥人张”张景姑齐名，声振京津地区。

多少艺人如过眼烟云，然而汤子博由于功力雄厚却流芳百年。

面人是我国的传统民间工艺，用白面、江米面、加些防腐

剂，颜料，捏制而成。五、六十年前，不少艺人背着箱子走街串巷，一边担一边卖，有人养家糊口，有人吸取日月精华，自成了门派，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汤子博，由于他广收众家之长，形成独特风格。独树一帜，人送大号“面人汤”。在当时的北平，提起“面人汤”几乎妇孺皆知。

解放后，国家重视民间艺术，为了弘大传统工艺特邀汤子博到工艺美术最高学府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当教授，一个手艺人，当上了教授，没有那新中国，能行吗？几十年来，在汤老先生的言传身教下，面人艺术发展成为北京地区有“京”味的传统工艺项目。

“面人汤”的家族都有一手捏面人的好手艺。汤麟玉解放后即应邀随父亲来到沈阳，开始为医学院制作解剖模型，后来在工艺术研究所和工艺美术厂供职。

在工厂，汤师傅虽然也从事工艺美术工作，但毕竟不专业捏面人了，面人成了他的业余爱好，他也从面人艺术中寻到了自己的精神支柱。高兴时，苦闷时，烦恼时，他便信手捏几个面人，渐渐的，他便会进入一种只有艺术的心境当中，一切苦闷便地一扫而去。唯有愉悦随着这种沉醉升华为一种享受。

汤麟玉，这默言寡语的老人，与面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别看同样是捏面人，汤师傅捏的面人与走街串巷的艺人们捏的可大不一样。

小小的一团面到了他手中，捏、搓、卷，转眼之间一个小生命便诞生了。

“面人汤”真传的精华便是注意面人的表情，瞧，这些个小人，喜、怒、哀、乐，活灵活现。

最令人叫绝的是在一个核桃里捏八仙过海，一个小小核桃里捏上八个神仙，还得有各自的表情，这功夫真是到家了。现在汤师傅年过花甲，眼力不行了，但是还可以在核桃壳里捏上四个面人来。

面人艺术是在北方大地上土生土长起来的。

面人艺术吸取了北方那深沉顽强的性格。

“面人汤”的创业者们已故了，“面人汤”的艺术精神却保留了下来。

做为一代名人之后，汤麟玉默默的工作了多少年，换过多少次工作，只要工作需要，他一声不吭，他捏的面人，别人看了好，信手拈了几个去，他也不计较，多留给人间点爱和美，大概是面人艺人精华中的精华吧。

1987年5月沈阳电视台播出

1987年6月辽宁电视台播出

电视与社会

太阳渐渐收起它那耀眼的光束留给天空一片绚丽的霞色。又一个宁静和谐的黄昏来到了这个充满活力的工业城市。

夜晚把浪漫带给这个平时略显严肃的地方，工作了一天的市民们纷纷走进这多彩的夜，他们按每个人的爱好和兴致，寻找生活乐趣，享受生活的欢乐。

正如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英雄一样，电视悄悄地成了当今生活的主角，每天这个城市的 570 万市民中有大部分将在 140 万台电视机旁渡过一个个愉快的夜晚，看电视已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当他们接受着那不断变化的光线和极少量的微波射线的同时，可能没有意识到，对他们来说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推出字幕：

电视与社会

电视发展不过 50 年，然而它的魅力却以无穷大的倍数增长，它那令人不可思议的屏幕每天喷射的大量信息撞击着人们，令人们应接不暇。